英国崛起时期经济板块化和全国性整合

刘景华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387)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最早的现代化国家。15世纪以前,英国经济落后且分散,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成梯度式下降。16、17世纪,由于乡村工业等因素推动,英国经济一方面区域性特征日渐显著;另一方面则有全国性整合趋势,但形成的是伦敦控制的偏倚的全国经济体系。1700年后,随着乡村工业发展和工业革命发生,英格兰西北崛起为工业中心,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一极,与以商贸金融为主的伦敦南北呼应;中间地带则在南北两极所造成的全国性整合中,成为两极间的过渡带和资源供应区。三大板块构架了强劲的英国经济整体。

【关键词】英国崛起;经济板块化;全国性整合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62(2011)06-0003-08

在近现代世界,由于地理区位、经济要素、发展参数等多种因素,大多数重要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有经济板块化趋向。美国有东部和西部两大板块,还可细分成中西部、中北部等次级板块。法国经济从11世纪起就有南北之分:北部农业发达,南部则有园艺特色。日本19世纪崛起后,逐渐形成以东京为核心的关东板块和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板块。意大利经济从中世纪起分成了南北两块,北部工商业发达,是意大利经济重心所在;南部包括西西里岛是传统农牧业区。至于德国,也有南德城市群、莱茵城市群、北部城市区分别主导着南西北三大经济区,后又形成了东部板块——普鲁士。正在崛起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也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最早的现代化国家,其崛起的进程和原因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它在地理上虽是小国,但其经济曾在两个世纪中居于世界第一。那么它在崛起时是否也有经济板块化趋向?板块化经济怎样实现全国性整合?20世纪后期,欧美学者对英国经济的区域性特征和差异逐渐形成了明确认识。^①近年英国学者还提出了“区域经济崛起”命题,把当代英格兰分成了九

个经济区,并对其进行历史溯源。^②如果对英国经济板块化及全国性整合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做出合理阐释,不但在学术上有助于解答英国为何率先崛起问题,有助于更准确地描述其崛起进程,还能对我国的现实经济建设有一定启发借鉴意义。

1 中世纪英格兰:经济落后,分散发展

今日英国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部分组成,英格兰是其核心和主体。英格兰总面积大约为13万平方公里。11世纪以来,由于自然条件、地理区位、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地区性特征日渐明显。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水平的相似性等因素,组成经济区的地理单元经常有分有合,经济区域的划分不断变化。从11世纪中期诺曼征服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英格兰经济走向板块化并最终完成全国性整合,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世纪至1500年,这时全国经济总体落后,各地区经济分散发展,并呈现出明显的水平梯度:北部属于落后地区;中部、东部、西南部以农业为主,经济水平处于中间状态;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农业相对发达,工商业经济亦较为繁

收稿日期:2011-10-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崛起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研究”(10YJA770030);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崛起时期英国的地区经济及其整合”(TJSL08-003)

作者简介:刘景华(1955—),男,湖南邵东人,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欧洲经济史研究。

荣。虽然经济发展有地区性差异,但并未有明确的板块化态势;各地区内部经济也是分散发展的,区域内经济联系不密切,区域内生产分工体系没有真正出现,总之未能结成密致的板块。这个时期的英格兰经济大致形成两种类型:从沃什湾附近的波士顿到布里斯托尔湾划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线之东南为农牧混合区,略为先进;线之西北为牧业区,较为落后。但这并不表明这是形成两大经济板块,只是两大地区在经济生产模式上有些相似而已。

中世纪英格兰经济水平在西欧相对低下。主要经济部门农业虽广泛推行二圃制,但精耕农业并未出现,农民基本不做田间管理,很少使用肥料,粮食广种薄收。1250—1299年,英国小麦每英亩产量约为10.8蒲式耳,1400—1449年也只有12.9蒲式耳(约合每中国市亩产量60公斤)。^{[1]③}由于水草条件适合养羊,因此英格兰相当广阔的土地用于牧羊。14世纪前,英格兰羊毛主要作为原料输往国外,年出口3万大袋(sack)以上,推算羊只应为1000万头左右。^[2]1549年,一位建议征收羊头税的备忘录作者,以羊毛产量反推羊只数量,估计全国养羊约为841万头或1109万头。^[3]14世纪起毛纺业较快发展,15世纪英国由羊毛输出国转变为呢绒输出国。

由于远离国际贸易中心区,英国与外部市场联系不多,羊毛和呢绒出口贸易中相当大的比例掌握在意大利商人、德国汉萨商人等外国商人手中。显示社会经济水平的人口指数也相对较低。1500年,英格兰人口总数不超过300万,不及法国或意大利的三分之一。城市化水平偏低,大小城镇虽有750个左右,^[4]但多数是不到500居民的“集镇”(market town),达到1万人口的仅有布里斯托尔、约克等三四个,只有伦敦可以进入欧洲大城市之列,1520年约5.5万人。大多数城市在国王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自治权和自由度不如大陆城市。大部分城镇很少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它们一般只是地方性工商业中心,与周围乡村结合成自我循环的经济圈,颇具封闭性。就其商业功能而言,城镇主要是本地产品交换中心,手工业也主要是为本地居民服务。城市间的工商联系也不频繁,各自固定了市场区域,互不相扰。

15世纪,英国初步形成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开始显现。这时,整个英格兰大致可划分成5个主要经济区域。^[5]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区不但农业发达,工商业也居于领先地

位。东盎格利亚农业水平较高,工商业和外贸也有一定发展;西南区农业水平偏低,但盛产羊毛,1500年前后是毛纺业最兴旺的地区,对外贸易因其地理位置而相对较多。密德兰(中部)是农业区;北部区经济极其落后。各区域内部经济共性增多,显现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经济特征和经济水平,在全国经济整体中的地位也有不同。

从整个英格兰来看,各区域以农牧业或畜牧业为主,基本属于分散发展;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区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倾斜,呈梯度下降格局。各区域经济特征显现,内部经济联系有加强的趋势;有地方性的工商业经济中心或对外窗口,如东盎格利亚的诺里季、大雅茅斯、金斯林和伊普斯威治,西南的布里斯托尔和埃克塞特,密德兰的考文垂、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北方的约克和纽卡斯尔;区域间有一定经济联系,但仍互为沟壑,即便伦敦这个全国首都和最大港口,经济影响力也没有超出邻近地区。

2 16、17世纪:区域性特征与畸形的全国经济体系

第二阶段即16、17世纪,这是英格兰初步崛起时期。这时,一方面是经济的区域性特征日益显著,板块式发展开始出现: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区在商业贸易方面最为发达;西南区以传统毛纺业为经济支柱;东盎格利亚发展了“新呢绒”生产;密德兰成为羊毛最大产区 and 圈地运动主要爆发地;北方依然远落后于全国,但开始兴起简陋的毛纺业、棉纺业和铁器制造业等,以及初期的采煤业。另一方面是经济出现全国性整合趋势,伦敦成为国内市场和经济体系的核心,全国经济重心倾向于东南。伦敦能成为核心,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较大,即它依靠从中央政府获得的特权,压制其他地区的对外联系功能,并形成垄断;它还从整个英格兰攫取资源和财富。因此这一全国经济体系不如说就是伦敦经济体系。这种畸形的全国性整合,对英格兰的均衡发展不利,但毕竟构建了全国性的市场与流通体系,为后来实质性的全国经济整合铺垫了基础。

经济板块式发展之所以出现,国内市场和经济体系之所以形成,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乡村毛纺业兴起。毛纺业在英国久有传统,而其强劲发展则始于14世纪爱德华三世时期。15世纪中叶英国呢绒出口总值超过羊毛出口总值,但也从这个时候起,英国毛纺业发展主要成了乡村毛纺业的发展。正由

于乡村毛纺业广泛兴起,毛纺业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民族工业”。据估计,15、16世纪的英格兰大约有1/3人口卷入了毛纺业,其中多为乡村人口。相对正在衰微的中世纪城市而言,乡村有发展毛纺业的有利条件。乡村有较多的廉价劳动力。因为此时农奴制在英国已经瓦解,农民们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由于人口不断增加,每户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需要从事副业来补充家用;农村不存在保守的行会组织,能吸引城市资本到农村来;农村自然条件优越,离羊毛产区更近,又有丰富的水力资源适宜建造工场。这些优势,促使乡村毛纺业发展迅速超过城市,几乎遍及英格兰土地上每一个村庄。^[6]从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乡村毛纺业最发达的西部格洛斯特、威尔特等郡,以生产优质宽幅呢绒而享誉国内外市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期,毛纺业最兴旺的地区是东盎格利亚,这里大陆尼德兰宗教难民带入了“新呢布”(New Draperies)生产技术,适应了发育中的大众消费市场对中档产品的需求。

乡村毛纺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更引起了英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它使萌芽中的新兴生产关系冲破城市行会束缚而来到乡村发展。毛纺业使得养羊业有利可图,从而诱发了圈地运动,促使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高潮的到来。乡村毛纺业普遍发展,也促使农村的传统经济发生变化,从自给自足的谋生型经济转变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谋利型经济,加快了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在毛纺业发展和圈地运动中诞生的新社会阶层——新贵族和乡绅,成为英国社会结构中极富生气的力量。毛纺业和养羊业发展更助推了英国经济的全国性整合。由毛纺业的原料、产品、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构架了国内市场的骨架。大量从事乡村毛纺业的人口非农业化,其基本生活资料需要从粮食产区运来,促使农产品国内市场的形成。毛纺业兴盛使英国对外贸易建立在坚实的生产基石上,英国在16世纪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正是因为有毛纺业作主要支柱的国内经济背景。在这个日渐形成的国内市场和经济体系中,原来各自封闭的大小城市也不再固守传统市场区域,经济功能开始转变,呈现日益商业化、专业化、开放化的趋势,演变为国内市场体系中的有机成分。

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保证了英国能更好、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为英国强势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政治凭靠;国际商路变

更和国际贸易中心区移到大西洋沿岸,为英国从国际贸易边缘区提升为国际贸易核心国家提供了机遇。因此,英格兰东部、南部和西南部沿海的港口城市,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际市场体系和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体系。如17世纪中期后,布里斯托尔商人的贸易范围就非常广,他们在大西洋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布里斯托尔还是英国西部矿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地;埃克塞特则以进口为特征,每年从这里入境的有来自欧洲大陆以及北美的红酒、亚麻、烟草和糖料等商品;东部纽卡斯尔的煤炭、木材和鱼类贸易,大雅茅斯的鱼类贸易,在西欧市场上都是很有影响的。

在16、17世纪英国经济发展中,伦敦以国际商贸中心、英国的首都和经济核心这三重形象出现。对内,伦敦是英国国内市场和经济体系的核心。16、17世纪英国商品流通和运输网络,都向着伦敦这个“心”。伦敦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各种基本消费品从全国各地源源而来,满足着伦敦人的消费需求。1700年,伦敦人口达57.5万,占英格兰总人口的11%,每年要消费粮食100万夸特、8.8万头牛、60万头羊、15万头猪、8000吨奶酪、8000多吨黄油以及50万吨煤。1653年,伦敦缴纳的啤酒税就占全国总量的将近40%。^[7]1683年,68个地方港口向伦敦发运了4131船货物。^[5]伦敦作为集散中心,也有相当大部分货物从伦敦流向全国。如1628年,伦敦向66个地方港口发运货物达1001船。^[8]伦敦商人及代理人渗透到英国各地城乡,各地的乡村工业、采矿冶炼业,都有伦敦人的大量投资,利润源源不断地回流伦敦。发迹了的地方商人也纷纷移居伦敦。如1480年至1660年伦敦的172任市长里,有158人是移居伦敦的外地人。伦敦几千个大商人中,出生于本市的不到10%。^[9]这些商人与原籍有密切联系,有利于强化伦敦对各地工商业乃至全国经济的控制。

伦敦在16、17世纪控制了英国大部分对外贸易。1600年,在有所缩减的情况下,仍占全国外贸总额的75%。^[10]从事呢绒出口的“商人开拓家公司”取得出口呢绒专卖权,所有的国内呢绒出口须在伦敦布莱克威尔大厅批发给外贸商人。伦敦出口的短匹呢绒,从1500年的5万匹,增加到1540年的10万匹,最高达到1550年的13.2万匹。^[10]呢绒出口是全国出口总量的2/3甚至3/4,最多时达93%。^[11]谷物出口占全国的40%。伦敦也是英国进口国外商品的主要口岸,占全国进口总量和总

额的4/5。^[12]进口货物包括普通生活品、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以及国内工业所需的某些原材料。17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从伦敦入关的烟草达200万磅以上。伦敦也是重要的国际转运贸易中心,17世纪末从伦敦进口后再出口的货物总值,占英国再出口商品总值的4/5多。^[7]不少伦敦商人还常年在国外直接进行转运活动。16、17世纪的世界市场上,到处都可找到伦敦商人的足迹。几乎所有的英国外贸商人和海外贸易商人都以伦敦为基地。从早期的羊毛出口商公司、商人开拓家公司,到16、17世纪的诸多殖民贸易公司,不仅其总部多设于伦敦,成员主要是伦敦人,其获得的巨大财富也多安放于伦敦。伦敦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商人。英国对外贸易逐渐由16世纪初的出口导向,转变为17世纪末的进口导向,这种变化使得伦敦商人取代了地方呢绒制造商的主导作用。他们通过发展伦敦的再出口业、提供船运和金融服务等来抵付进口,这样一来财富成倍增长,使得伦敦到1700年左右又从商业贸易中分离出一个新的金融商阶层。^[7]

这时的伦敦,好像是英国经济发展的枢纽点,一头联结着国内市场,一头联结着国际市场;或者说,英国经济主要通过伦敦而同国际市场对接。在国内,伦敦的经济辐射力和吸引力覆盖了全国城乡,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与调节都有赖于伦敦。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经济变动,都差不多转化成了为伦敦发展服务。对外贸易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伦敦商人积聚了巨额财富;毛纺业创造的财富,也落入了控制产品出口的伦敦商人之手;全国大量的流动人口,成为伦敦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为其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证;各地致富的社会上层,纷纷云集伦敦。这两个世纪里伦敦人口膨胀性增长,从1520年的5.5万人,增加到1670年的47.5万人,^[5]一个半世纪增长近8倍;而全国总人口则最多增长1倍。因此还在17世纪初,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就大为感叹:“伦敦真像一个佝偻小儿的硕大的头。”^[13]在某种意义上,16、17世纪整合的英国国内市场和经济体系,实则是财倾东南的伦敦经济体系。

3 1700—1850年:三大经济板块形成与全国性整合

第三阶段从1700年到1850年左右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从17世纪末起,偏倚的全国经济体系开始出现改变趋向。这种趋向在于乡村工业使西

北部成为英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工业革命在这一地区率先发生强固了这一增长极,打破了伦敦掠夺全国的局面。西北地区很快成为英国工业最发达、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东南部的伦敦,则主要发展商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成为英国的经济心脏、世界性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这样,19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其西北和东南形成了经济发达的两极,互为呼应;广大中间地区则在这南北两极造成的全国性经济整合中,变成两极间的过渡带,主要提供人力和农产品资源。作为两极的腹地或辐射区,它们亦承担着相应的生产分工。由此,英国经济不但在这一整合中达到了全国性平衡,而且各个地区也在新整合的全国体系中,根据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寻找准确定位,从而形成经济发展既有全国性整合、又有板块化特征的合理格局。从整体上看,英格兰明显呈现出一种“两极凸起、中间塌陷”的三大板块现象。

西部和北部一共出现了五个乡村工业区,即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为中心的兰开夏纺织区,以利兹为中心的西莱丁毛纺区,以伯明翰为中心的西密德兰“黑乡”铁器制造区,以设菲尔德为中心的“哈兰姆郡”铁器制造区,以纽卡斯尔为中心的达拉姆—诺森伯兰采煤工业区。此外,还有毗邻的东密德兰北部纺织区。

1700年后,兰开夏是英国最主要的纺织区,包括了三个主要的纺织业区域。一是以曼彻斯特为原点,向东部和北部的乡村伸展,形成了一条5至15英里宽的棉麻混纺地带,经过博尔顿,通往北部的布莱克本。曼彻斯特四周的村庄几乎全部从事棉麻混纺工作。二是兰开夏西部和南部,大部分村庄以从事麻纺业为主,这一乡村工业区南连切郡,北接威斯特摩兰郡,以普雷斯顿为主要生产中心。三是兰开夏东部毛纺区,与约克郡西莱丁区相连,罗奇代尔是主要中心。兰开夏从事纺织业的乡村人口比例很大,一般还多于农业人口。个别乡村的纺织业人口比例高达85%。^[14]

西莱丁亦即约克郡西区,是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毛纺区。1740年生产呢绒达10万匹,1750年为14万匹。^[15]整个18世纪里,英国毛纺品增长150%,而西莱丁在全国毛纺品中的比重,由20%左右增加到60%左右,^[16]由此推算,1800年西莱丁毛纺品产量应是1700年的7.5倍。西莱丁毛纺业大致分两个生产区:一是以利兹和威克菲尔德为中心的普通呢绒生产区;二是以哈利法克斯为中心

的绒线呢和哗叽呢生产区。呢绒生产者主要住在乡下,即使到19世纪早年,乡村工业仍是该地区毛纺业的主体,英国政府特别委员会报告说:“大多数织造者都住在村庄和孤立的住所里。”^[15]

西密德兰“黑乡”铁器制造区也是著名的乡村工业区,以伯明翰为中心,包括斯塔福德郡南部和伍斯特郡东北部,以及沃里克郡相邻地带。17世纪后期,该地区工商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铁器制造业人员占总人口1/3强。^[17]18世纪,该地区成为英国最大的煤铁工业区。制钉工业在达拉斯顿、西布罗米奇、塞奇利等村镇扩张。沃尔沙尔、伍尔弗汉普顿、温斯伯里和斯托布里奇等地,则生产金属器皿、刀刃工具和玻璃等。伯明翰原本生产铁钉和刀具,18世纪这些部门转移到附近农村后,它在铜器、珠宝、珐琅、镀金银器、玩具、钮扣、搭扣等高档品和奢侈品生产上享有盛誉,还是枪支业生产中心。^[16]

“哈兰姆郡”铁器制造区位于约克郡西南部,以生产刀剑而著称,同时也制造斧、锉、锤等生产工具。铁器制造在设菲尔德以及附近乡村广泛分布。

达拉姆—诺森伯兰采煤区以纽卡斯尔为中心。17世纪末期,该区采煤量达到整个英格兰产量的53.2%,18世纪末仍占全英格兰产量的40%左右。^[18]由纽卡斯尔港口运出的“海煤”,抵达英国南部伦敦等地,成为17、18世纪英国东部沿海国内贸易的重要货物。

诺丁汉郡以织袜业著称。莱斯特郡的棉纺业及其工厂化趋向在18世纪颇有影响。而在德比郡,1717年托马斯和约翰·隆贝兄弟引进意大利技术及人员,在德文特河畔所建水力丝织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工厂;1770年阿克赖特在德比郡克朗福德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水力纺纱厂。^④

乡村工业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之一,是一大批新型城市涌现。它们具有许多新的品质,即经济功能的开放化、专业化、自由化。开放化,是指其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国际市场,并对外地商人和外地产品进入本地不加任何限制。专业化,是指各城市在市场分工体系中承担特有的生产或交换功能,生产特色产品。自由化,是指市政不再对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控制,也没有行会之类的垄断组织。如当时就有人赞誉伯明翰:“伯明翰极其光荣强大之源泉,人口增长经济昌盛之根由,就在于它是一个自由城市,城内没有任何来自个人或团体的阻碍。”^[19]这种“放任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工业革命前兴起的这些新型自由城市,以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利

兹、设菲尔德和纽卡斯尔为代表,是现代城市的最早萌芽,今天仍是英格兰除伦敦之外的最著名城市。

这些城市对农村具有强大的渗透与控制力。周围农村是它们的工商业腹地,是它们的直接经济领地,它们可以调动其一切因素来为自己服务。它们同周围农村结成了经济社会整体,形成了独立循环的经济运行圈。这五个乡村工业区加上东密德兰北部,在地理上是基本相连的,因而不但形成了较大的西北区域性经济系统,而且往南与密德兰相联系,西面通过利物浦、东面通过赫尔港同国际市场对接,从而打破了伦敦在对外联系中的垄断。还因修建了运河网络而趋向整体化,逐渐形成一个区域性工业世界,成长为工业革命摇篮。由于较早进入工业化,西北地区经济水平迅速上升,过去偏倚的伦敦体系便被突破了。

英格兰各郡财富水平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态势。表1“14—19世纪英格兰各郡地均财富水平排名变化”中的财富水平,是指单位面积土地上(每英亩)所产生的财富均量,不妨叫作地均GDP。该表显示,经过18世纪的发展,1803年东南部和西北部已占据了前10名中7个位置;到1843年工业革命完成时,东南和西北几乎包揽了前10名。西北工业区的核心区是兰开夏、沃里克郡、斯塔福德郡、伍斯特郡、约克郡。约克郡面积广袤,乡村工业只占1/3地域。即使将郡内西莱丁或“哈兰姆郡”单独考量,它们的经济总量及地均财富排位都能进入前10名。18世纪初征收财产税时北方尚是最穷地区,到1780年,奔尼山区及密德兰东北部的户均财富水平已高于全国,西密德兰仅低于东南部和东盎格利亚。^[20]

由于西北部崛起,19世纪初的英格兰形成了经济发达的两极,或者发达的两大板块,即西北部工业区和东南部商贸区。东南区(伦敦及其东南)板块是英国的传统优势地区。伦敦在商业贸易方面的垄断虽然被打破,但其出口在18、19世纪仍然占全国一半以上。19世纪,伦敦还是英国的金融中心,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1800年伦敦将近100万人口,超过巴黎成为欧洲最大城市,十倍于英国第二大城市。

两极之外,再把偏远地区除开,大部分郡是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从东部到西南,地理上连成一片,可以看成第三大板块。三大板块的经济水平差异极大。1843年,英格兰39个郡按地均GDP排名,前20名中,伦敦及附近(共3郡)有3个,西北

(共10郡)有10个,中部(共20郡)有7个;前10名中,东南区3个,西北区6个,中部区仅1个。

东南和西北间的中间地带似乎在18、19世纪“坍塌”了。17世纪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中部是相对发达的。14至17世纪的排名前20位中,中部(20郡)共有14~15个郡;前10位中,中部占7~8个郡;但19世纪的排名完全变了。中部地区包括南部西南部7个郡,密德兰8个郡,东部5个郡,曾在15—17世纪里各领风骚。南部南安普敦曾是最最大外贸港口之一,15世纪的外贸规模堪与伦敦匹敌。西部是英国最早的毛纺业中心,优质呢绒生产

占全国一半以上,布里斯托尔出口呢绒有的年度还超过伦敦。密德兰是早期圈地运动的主要发生地。东盎格利亚是16、17世纪“新呢布”产地,17—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它们最终都没能演变成工业革命的发动机,却成了东南和西北两极的辐射区,蜕变为工业原材料、生活资料、劳动力的输出地,经济地位大为降低。密德兰、西南部、东盎格利亚等地的中世纪繁荣景象,已成昔日黄花。与伦敦和西北区厂房住宅密布的热闹景象相比,近现代的中部则田连阡陌,牧草青青,田园味十足。

表1 14—19世纪英格兰各郡地均财富水平排名变化

地区	郡名	1332	1453	1503	1636	1660	1693	1803	1843
东南部 伦敦及 附近	伦敦(密德尔塞克斯)	1	1	1	1	1	1	1	1
	萨里郡	22	23	22	18	15	2	2	3
	肯特郡	9	11	13	14	4	9	11	6
西 北 工 业 区 及 附 近	兰开夏	37	35	35	36	35	35	3	2
	沃里克郡	16	10	17	19	20	12	5	4
	斯塔福德郡	27	28	29	32	33	30	16	5
	伍斯特郡	26	26	26	16	13	14	7	7
	切郡	—	—	—	32	32	28	9	9
	莱斯特郡	18	18	18	7	18	15	6	10
	达拉姆郡	—	—	—	36	36	36	27	13
	诺丁汉郡	19	20	10	21	28	24	21	14
	德比郡	29	31	31	30	31	32	26	16
	约克郡	31	30	32	33	34	34	18	20
中 间 地 带	萨默塞特郡(西南)	23	15	16	9	10	13	4	8
	格洛斯特郡(西南)	8	14	12	20	23	21	10	11
	威尔特郡(西南)	12	7	7	12	22	20	22	32
	德文郡(西南)	34	32	33	28	25	26	28	24
	多塞特郡(西南)	21	21	20	13	21	23	30	36
	赫特福德郡(中)	11	16	14	2	5	3	8	12
	牛津郡(中)	2	2	2	17	16	8	14	15
	北安普敦郡(中)	14	12	3	5	11	11	15	21
	白金汉郡(中)	17	19	19	4	9	4	12	25
	贝德福德郡(中)	5	5	5	3	3	5	17	26
边 远 地 带	伯克郡(中)	7	4	4	6	14	6	19	18
	亨廷顿郡(中)	10	8	9	8	12	16	31	29
	拉特兰郡(中)	4	6	6	11	7	22	20	30
	林肯郡(中)	6	13	11	30	30	27	32	31
	剑桥郡(东)	13	9	8	23	19	19	33	17
	埃塞克斯郡(东)	20	25	23	15	6	7	13	19
	萨福克郡(东)	15	17	15	10	2	10	25	23
	诺福克郡(东)	3	3	21	25	17	18	24	27
	苏塞克斯郡(南)	25	24	24	29	8	27	37	22
	汉普郡(南)	24	22	25	26	24	25	29	33
边 远 地 带	什罗普郡(西)	30	29	30	27	29	33	23	28
	康沃尔郡(西南)	33	33	34	24	27	31	35	34
	赫里福德郡(西)	28	27	28	22	26	29	34	35
	诺森伯兰郡(北)	36	36	36	—	38	37	36	37
	坎伯兰郡(北)	32	37	37	36	39	39	38	38
	威斯特摩兰郡(北)	35	34	27	34	37	38	39	39

注:根据 E. J. Buckatzsch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1843” 图表数据重新制表。

4 英国经济板块化与全国性整合的特征与启示

19世纪初英国形成的经济板块化及全国性整合,具有很多新质。这些新质为英国经济的长时段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石,因此其经济格局历经两个世纪而基本稳定。对其进行探讨性总结,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板块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启发借鉴意义。

首先,英国崛起时期的经济板块化和全国性整合,在地理上达成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意义有多方面。第一,不但改变了英国西部和北部的落后面貌,而且还有利于带动与西部和北部相连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经济发展。第二,西北部的崛起,在地理上有利于英国在新兴大西洋贸易中具有更多优势。第三,有利于全国人口和财富均衡分布,减少过于集中伦敦和东南部所带来的种种隐患。第四,整合形成的国内市场体系,有利于广大中部地带诸多资源多方向流动,促使中部地带更好实现经济转型。

其次,英国中部的农业区虽然“坍塌”了,似乎落后了,但人均经济水平并不低。原因在于,一方面中间地带人口和劳动力向南北两个方向流动,本地反而地广人稀,由此本地居民拥有的资源和财富均量上升;另一方面,中部地带不再以工商业为发展重点,而是重新确立经济生长点。如东盎格利亚大力发展商品化粮食生产,伦敦北邻诸郡以向都市提供肉奶蔬菜为发展战略,西部地区则着力打造休闲、娱乐与度假基地,各得其所。虽然其地均GDP不高,但其人均富裕程度未见得比工业区低。如1780年,伦敦之外的最富裕地区是西南区和东盎格利亚,人均拥有财富量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至当代的2004年,若以整个英格兰人均GDP指数为100,那么以农业为主的东密德兰(91.7)、东英格兰(96.2),比以工业为主的西密德兰(90.3)和西北区(89.9)还要高许多。^[21]

再次,英国的经济板块并非是相互间分割隔绝,而是在全国市场体系和分工体系内,三大板块各自担负不同的经济角色。若按现代产业部门划分,伦敦以第三产业为重点,西北以第二产业为特色,中间地带则以第一产业为本业。三大板块间的联系是有机的、紧密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如伦敦商人开始移居各地,伦敦资本仍能向西北工业区扩展,兰开夏纺织制造商就从伦敦银行及商人那里获得短期和长期贷款。伯明翰的金属、珠宝大量向

欧州、美洲和非洲输出,也多因借助了与利物浦、伦敦所建立的市场网络。^[16]密德兰的羊毛运到北方,东盎格利亚的粮食输往伦敦,再没有任何阻隔了。

经济板块化与全国性整合是互补的,并不是同一的。在板块化基础上实现全国性整合,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必须合乎经济发展的理性规律。

其一,整合是以板块化为基础的,板块化的实质应是合理的地区性分工。英国崛起时期经济逐渐形成区域性特征,其实就是形成了生产的地区性分工态势。在分工中相互联系、相互协作,才能凝聚成全国性的经济整体。因此,各板块只有认识自身的资源和生产特质,才能在全国性分工体系和经济整合进程中找准恰当定位。

其二,整合必须具备充足的条件和动力。促使英国的经济板块化及全国性整合的凝聚因素有许多,乡村工业发展是关键动力,还有资本流动、人员迁徙、技术传播、交通条件改善、市场关系培育、城市转型、国家政策、国际贸易等。整合的社会背景还包括,封建关系的松弛对区域经济壁垒的打破,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要求市场的统一和扩张,农业变革所导致的市场化倾向,参与国际市场要求有坚挺的国内经济凭靠,等等。

其三,整合必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必然要求,而不是人为的强制。16、17世纪伦敦依靠特权强行整合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就不是一种自然结果,最终势必要被突破。伦敦的畸形膨胀是以全国财富及外贸功能的集中为代价的,严重损伤了其他地区的造血功能,造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不良局面(这与我国某些地区何其相似)。当然,也不能反过来将已有经济中心的资源强行分散化、细碎化,这样难以形成强劲产业。

崛起时期英国的经济板块化和全国性整合是成功的,然而这一维系了二百年的传统格局目前似乎又受到了挑战。今日英国将第二产业大量向国外转移,西北区工业已颓势初现,以往生气勃勃的工厂如今萧条冷清,许多厂房破败或移作他用。英国中世纪晚期城市的衰落景象,恐怕又要在今天的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等地重演了。

注 释:

- ① 代表性论著有:E. J. Buckatzsch,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1086 - 1843: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ertain Tax Assessmen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 No. 2. 1950; George C. Homans, “The Explanation of English Regional Differences”,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 1969, 18 - 34; D. Massey,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

lem", *Regional Studies*, Vol. 13, 1979; J. Lang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Regional Geography of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y*, Vol. 9, 1984; E. H. Hunt, "Industrialisation and Regional Wages Inequality: Wages in Britain 1760 - 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1986; G. Turnbull, "Canals, Coal and Regional Growth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0, 1987; Pat Hudson, *Regions and Industries: A Perspective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Cambridge, 1989; James Masschaele, *A Regional Economy in Medieval England*, PhD Thesis in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1990。

- ② 九个经济区为:伦敦、东部、东南部、西南部、东密德兰、西密德兰、约克郡、西北部、东北部。
- ③ 将产量换算成公斤/市亩,其依据是小麦比重(约0.70公斤/升)、蒲式耳容量(约36升)、面积换算(1英亩约合6中国市亩)。
- ④ 德比郡那两个纺织厂现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笔者曾于2003年和2011年两度实地考察。文中说法系根据遗产博物馆的宣传资料。

参考文献:

- [1] Clark G. Yields Per Acre in English Agriculture(1250 - 1860): Evidence from Labour Inputs [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1991, 44(3): 445 - 456.
- [2] Gray H L.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of English Woole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J].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24, 39(153): 13 - 35.
- [3] Beresford M W. The Poll Tax and Census of Sheep (1549) [J].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1954(1): 9 - 15.
- [4] Thirsk J. Chapters from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500 - 1750): Vol. 4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 24.
- [5] Clark P.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1540 - 1800): Vol.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1 - 32, 197, 323.
- [6] Hoskins W G. The Age of Plunder, England of Henry VIII (1500 - 1547) [M]. New York: Longman, 1979: 151.
- [7] Sheppard F. London, a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0, 132, 144.
- [8] Willan T S. The Inland Trade, Studies in English Internal Trad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1.
- [9] Ramsay G D.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M]. London: Gollancz, 1963: 110.
- [10] Inwood S. A History of London [M]. London: Macmillan, 1998: 196, 200.
- [11] Ramsay G D. The English Woolen Industry (1500 - 1750)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39.
- [12] Moffit L W.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 London: King & Son, 1963: 86, 72.
- [13] Burke P.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4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72.
- [14] Chapman S D. 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 London: Macmillan, 1977: 13.
- [15] 保尔·芒图.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42, 396.
- [16] Hudson P.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6: 115 - 116, 121 - 122.
- [17] Rowlands M B. Master and Men, in the West Midlands Metalware Trades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5: 18 - 25.
- [18] Nef J U.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Vol. 1 [M]. London: Frank Cass Co. LTD, 1966: 23.
- [19] Clark P, Slack P.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 - 1700) [M]. London: Routledge, 1972: 12.
- [20] James J A. Personal Wealth Distribution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1988, 41(4): 555.
- [21] Hardill I.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Regions? Regions and Cities [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6: 105 - 106.

Economic Block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Rising of England

LIU Jing-hua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England i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d the earliest country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Before the 15th century, English economy was backward and developed scatteredl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because of the role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rural industry, the economy of England developed regionally, and there was a trend of country-wide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but its result was a deformed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London. After 1700,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and the occurring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northwest part of England became an industrial area and a powerful pole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one of the largest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enters in the world, with its surrounding areas, formed another po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road countryside between two poles had taken its appropriate place through supplying resources either for the southward or the northward. These three economic blocks have l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English economy.

Key words: rising of England; economic blocks; nation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于丹)